

中国民营企业韧性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陆蓉^{1,2} 徐龙炳¹ 叶茜茜¹ 海婷婷¹

(1.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 200433;

2.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虽然对民营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但为何有些企业能够转危为机?本文提出中国民营企业保持活力的一个抗压特质——韧性,并通过疫情这一外生冲击,排除企业基本面的内生性,测算了民营企业的韧性并研究了其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中国民营经济代表性城市温州,通过访谈归纳企业韧性的维度,构建了企业韧性指数,并通过问卷调查对企业韧性进行度量。研究发现:(1)企业韧性可以从稳定性、灵敏性和协同性三个维度的九大特征来刻画,据此构建的企业韧性指数具有可靠性和广泛适用性。(2)温州民营企业的整体韧性比较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的韧性比规模以下企业强,特色产业的韧性比支柱产业强,支柱产业的韧性比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产业强。(3)韧性强的企业受疫情的长短期影响都比较小,也采取了更多应对措施和更严密的未来规划。(4)企业内外部两个因素均会影响企业韧性——企业家本身的韧性和政策帮扶,进一步发现这些因素是通过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增强了企业韧性;增强企业韧性的措施会因不同行业而异。针对以上发现,本文给出了提高企业韧性的相应建议,以期探索疫情之下民营企业的突围之路,并在今后构建韧性更强的民营经济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疫情 民营企业 企业韧性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8—0056—18

一、引言

疫情之下,国民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更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民营企业要想存活和发展,必须具有危机应对、恢复和重生的能力。经历冲击后,一些企业会倒下,但总有一些企业能够越过重重险阻,始终屹立不倒。这种抗压的企业特质被归结为“韧性”(Holling, 1973)^[1]。然而,韧性究竟应该怎么测度,中国民营企业的韧性情况如何,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韧性是否存在差别,抓住影响企业韧性的哪些主要因素可以使个体企业和总体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Gilberto(2006)^[2]认为,企业韧性是企业的一种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使企业经营发生中断

收稿日期:2020-10-23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交易传染与非理性价格形成:基于投资者画像的精准识别”(7177307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型市场操纵经济后果及其监管研究”(7177307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系统性民间金融风险的度量、传导与防范研究”(17YJC790191)。

作者简介:陆蓉,女,讲席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融学博士后,研究领域是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基金治理,电子邮箱:rosegf@163.com;徐龙炳,男,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研究领域是金融市场,电子邮箱:xlx@mail.shufe.edu.cn;叶茜茜,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中小企业融资和金融风险管理,电子邮箱:690935330@qq.com;海婷婷,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公司金融,电子邮箱:hai_tingting@163.com。通讯作者:海婷婷。

后能够应对、适应新环境并且逐步恢复。“韧性”一词在组织研究和策略管理文献中被广泛使用,虽然在定性研究和理论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受制于度量问题,定量研究发展相对缓慢(Vogus 和 Sutcliffe, 2007)^[3]。本文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的窗口城市——温州 1304 家民营企业样本在疫情期间生产经营情况的调查研究,希望度量并揭示中国民营企业生生不息的一个内在原因——企业韧性。

本文选择温州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数据作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中小企业的集聚地。按照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全国民营经济“56789”的概括,可以发现温州民营经济的贡献达到了“9999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 90% 的税收、92% 的工业增加值、93% 的就业人员、95% 的外贸出口、99.5% 的企业数量。所以,温州是观察中国民营经济的最佳对象。其次,若用普通时期样本度量企业韧性,会受企业基本面的内生影响。准确度量企业韧性,需要找到外生冲击事件,以最大限度地剥离内生因素的干扰。刚刚发生的疫情,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而言完全是外生的,并且对不同韧性的企业可以观察到差异化的影响:在保证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会一蹶不振,甚至遭受灭顶之灾;有的企业却能够逆势而上,化危为机。因此该时间段样本是观察企业韧性最好的窗口。

首先,本文需要解决的是企业韧性的度量方法。先对企业进行访谈,以归纳度量企业韧性的可能维度,再借鉴 Kantur 和 Iseri-Say(2015)^[4]的思路并改进企业韧性测度方法,提出从稳定性、灵敏性和协同性三个方面刻画企业韧性,构建企业韧性指数。

其次,本文开展了调查研究,测算民营企业韧性。研究团队联合温州市民营企业网上调研平台和温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线上调查,同时依托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基层商会和市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线下企业家一对一定向调研。调研涵盖了温州 4 个区、5 个县和 3 个县级市,包括温州市五大支柱产业、十大特色产业。共回收有效问卷 1304 份。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温州民营企业的韧性比较强;其中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的韧性相对强,而餐饮娱乐业的企业韧性相对弱;规模以上企业的韧性明显强于规模以下企业。研究证实,韧性强的企业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小、复苏快。具体表现为,韧性强的企业受疫情短期影响(成本损失多、订单减少、资金压力大等)和长期影响(企业家心理压力、市场链受挫、招工难等)的程度都较小,而且更多地采取应对措施(控制成本、调整销售策略、线上办公等)和未来计划(优化现金流管理、组织员工培训、数字化转型等);韧性弱的企业受疫情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程度都比较大,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未来计划也比较少。

最后,分析影响企业韧性的内在驱动因素。本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寻找驱动企业韧性的因素。从企业内部来看,影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特质最重要的是企业家本身的个性(Branicki 等, 2018)^[5]。所以,本文参考 Fatoki(2018)^[6],从三方面(应变能力、承压能力和恢复能力)考察企业管理者特质,并设计问卷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得到度量企业家韧性的量表。从企业外部来看,影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策帮扶。通过设计问卷来了解哪些帮扶政策最关键。研究证实,坚强且具有韧性的企业家和恰当的帮扶政策都是影响企业韧性的关键因素。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韧性的以上内外部影响因素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韧性的。此外,这些内外部因素还会对不同行业的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揭示了不同行业最有效提升企业韧性的措施存在一些不同。

以上结果说明,韧性是帮助企业恢复再生能力的重要特质,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供了度量企业韧性的量表。通过外生疫情冲击的样本,天然排除企业基本面的内生性,设计出刻画企业韧性的可靠量表。如果数据充分,这一量表也可用于刻画企业、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企业韧性。(2)揭示了民营经济活力中容易被

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韧性。利用中国民企窗口城市——温州的调查研究,证实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好,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企业具有高度韧性。这对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非常重要。通过以韧性为主题的调查研究,本文发现了温州民营企业灵活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些经验可以被借鉴和发展,未来是一个广阔的研究和实务话题。(3)通过深入研究影响企业韧性的因素,发现企业家韧性对于企业韧性的形成至关重要,这对于企业家的创业决策和市场辨识高韧性企业非常重要;此外,研究发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策帮扶对于增强企业韧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对于疫情之下政府做出恢复经济的精准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企业韧性

“韧性”的概念起源于生态学领域,“生态韧性”是系统吸收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后系统参数保持不变的能力,是系统内的持续性的关系(Holling,1973)^[1]。在物理学和数学中,韧性用来描述材料或系统发生位移变化后恢复均衡的能力和达到自我平衡的速度(Gordon,1978)^[7]。后来“韧性”用来描述个人的适应能力,人类社区的适应能力和更大的社会团体的适应能力(Godschalk,2003^[8];Butler等,2007^[9])。适应能力更多地是从心理学作为起点研究韧性,“韧性”的定义为“个人面对逆境时积极适应的过程”(Luthar等,2000^[10];Rudzinski等,2017^[11])。人类社区的适应能力和更大的社会团体的适应能力不仅仅是单个个体适应力的加总,而是个体之间会以复杂的方式互相影响共同产生作用(Coetzee等,2016)^[12]。现在“韧性”的研究关注点通常不在其物理意义,而在其相关的延伸概念上,并且韧性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各种灾难事件的管理中(王永贵和高佳,2020)^[13]。在许多受到灾难事件影响的国家,小微企业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小微企业的韧性对于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

Gilberto(2006)^[2]认为企业韧性是企业面对各种风险和变故时的自我应对和适应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障,企业韧性能够降低企业面对预期、未预期风险时的脆弱性,在变化的环境中灵活地实现自我重组,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代价高效恢复。Buang(2012)^[14]从心理学角度结合商业管理把企业韧性定义为四种能力:应对业务环境破坏性变化的能力;在恒压下应对各种业务问题并保持良好运行状态的能力;从商业挫折中恢复的能力;当一种工作和管理方式不再适用时,良性健康地改变到另一种工作和管理方式的能力。Raquel和Raul(2013^[15],2019^[16])认为,企业韧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不同的性质和研究领域,企业韧性三个主要特性是反脆弱性、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企业韧性不仅包括对破坏性事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还包括对破坏性事件的事前准备能力,是保证企业长期存活的关键能力。Rick(2015)^[17]认为,企业韧性是企业通过创新、改变和重塑自身的一种革新能力,这种能力能使企业适应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冲突和挑战。Hassan和Galal(2018)^[18]认为,有韧性的企业面对各种冲击时会应用灵活的策略得以存活并取得更大的成功。

企业韧性是一个复杂、动态、综合的概念。Fran等(2008)^[19]认为,一个系统的韧性是系统经历过干扰或逆境后一系列适应能力的连接,其适应能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交流以及社区能力。Andres和Poler(2013)^[20]认为,企业韧性是企业面对动荡的经营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决定性优势,和同一网络内的伙伴企业建立协作关系是增强企业韧性的关键。Coetzee等(2016)^[12]认为,韧性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AS)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化的过程,随着信息的流入和流出(从过去事件中习得的经验)不断变化,添加和拆除一些成分(会增加新的韧性能力也会删除已有的韧性能力),不断地形成新的“韧性”。Branco等(2019)^[21]认为,企业韧性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企业的韧性也越强。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全球竞争加剧,企业韧性是一个越来越

重要的概念,尤其对于资源和能力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韧性在企业的稳定、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韧性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韧性的起源、企业韧性的定义、企业韧性的动态变化等方面,主要是定性方面的研究,定量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而且不完善。本文以对温州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代表性企业的访谈,提炼刻画企业韧性的维度,以期能够对企业韧性的定量方面的研究进行拓展。

2. 研究假设

企业韧性是企业能够在危机中迅速恢复的重要特质。韧性强的企业面对危机冲击时应对措施全面、处置灵活,受危机事件的影响比较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韧性并非天然具备的,为何有的企业韧性强,而有的企业韧性弱?探究企业韧性的决定因素,辨识影响企业韧性的具体因素,可以帮助企业锻造更强的韧性,增强企业在各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这里从内部、外部和企业特征三个方面考察影响企业韧性的因素并提出假设。

(1)内部因素:企业家韧性。企业家是决定民营企业经营风格最重要的因素(邢源源等,2017)^[22]。正如什么性格的家长就培养出什么性格的孩子一样,企业的很多特性也会折射企业家本身的个性。本文认为,企业韧性很可能来自于企业家自身的韧性。

现有文献也支持本文的判断。Fatoki (2018)^[6]指出,企业家韧性是企业家承受逆境和克服逆境的能力,是企业成功的重要驱动力。有韧性的企业家会接受改变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会觉得危机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阻碍,企业家韧性的实质是变革精神和创新精神(李新春等,2002)^[23]。突发事件会对企业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激励,企业家会积极应对突发事件、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Branzei和Abdelnour,2010)^[24]。Chimucheka (2013)^[25]认为企业家韧性是一种可以经过训练获得的领导能力。Branicki等(2018)^[5]认为企业家韧性是中小企业韧性的基础,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工作的经验、直面逆境的经历和习惯于非正式的组织环境,也使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韧性。王林等(2019)^[26]认为企业家韧性不仅对所在组织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企业改革方向、员工战略价值共识也具有决定作用,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企业家韧性对企业韧性有正向作用。

(2)外部因素:政策帮扶。本文认为,政策帮扶对中小企业韧性的形成可能也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判断基于两类文献:一类文献论证了政府政策与灾害事件处置间的关系。近年来韧性的概念通常和灾难事件的风险管理联系在一起。灾难事件的应对是一种公共品,私营部门难以满足,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非常重要。政府在历次金融危机的防范和救援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政策的合理性决定了危机处置的有效性(何德旭和郑联盛,2009)^[27]。地方政府在灾害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注意各级部门之间的调整和协作(Bevaola等,2010)^[28]。紧急情况下灾难事件的风险管理中政治信任非常重要,政府灵活有效地实施政策,能够控制并减少灾难事件造成的损失(Han等,2011)^[29]。在中、高等收入国家,政府支出、自然灾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Nadia等,2019)^[30]。

另一类文献论证了政策帮扶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关。Abiad等(2015)^[31]认为,过去20年新兴市场经济有了很大改善,并且比发达经济体有更大的扩张和更小的下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合理实施。Nguyen和Wongsurawat(2012)^[32]认为越南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Pathak和Ahmad(2018)^[33]认为灾难事件会对经济体造成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实施政策(金融的、社会的或管理的)健全灾难防备策略和实施灾后恢复机制,达到减少中小企业的损失、增强中小企业的韧性的目的。

这两类文献论证了政策帮扶、企业发展、灾难处置之间具有理论上的联系,因此本文猜测政策帮扶对中小企业韧性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政策帮扶对企业韧性有正向作用。

(3)企业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负债、企业出口、企业年限、员工本地人比例因素。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和政府补贴,能够进行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产出,在企业受到突发事件冲击时生存能力更强。姚晶晶等(2015)^[34]认为规模大的企业更能发挥其主观意愿,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能力。由此,本文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韧性有正向作用。

负债多的企业还本付息压力比较大,更倾向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来获取高额收益,突发事件发生时,资金供应链更容易发生断裂,对企业经营造成严重后果。王少华和刘小梅(2019)^[35]认为,突发事件发生时,负债多的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可能会发生财务危机。由此,本文认为,企业负债对企业韧性有负向作用。

一方面,出口多的企业自身竞争力比较强,突发事件发生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李兵等(2016)^[36]认为出口促进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外部需求减弱时短期出口促进政策具有重要的危机应对意义。另一方面,出口多的企业会受到外部经贸环境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发生会加重企业受到的冲击。于娇等(2015)^[37]认为过度依赖出口会对企业生存造成负面效应。由此,本文认为,企业出口对企业韧性的作用不确定。

企业年限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企业年限越长,其积累的经营生产能力越强,越不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苑德宇等(2018)^[38]认为企业的融资能力和获得的政府补贴随企业年限的积累而增加。由此,本文认为,企业年限对企业韧性有正向作用。

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为了控制突发事件的影响,会限制各地人口流动。尤其新近发生的新冠疫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政府为了有效控制疫情,严格管控各地人口流动,外地员工无法按时到企业就职,导致企业生产停摆。员工中本地人占比越大,企业复工率越高。由此,本文认为,员工本地人比例对企业韧性有正向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内外部因素的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企业遭受外部冲击时,企业家韧性能使企业尽快从逆境中恢复过来并取得成功,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能够促进和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企业特征因素里企业规模、企业负债、企业出口、企业年限和员工本地人比例是企业显而易见的特征,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实证过程中,重点关注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把企业规模、企业负债、企业出口、企业年限、员工本地人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实证模型中,但是不给予过多的关注。

三、企业韧性的度量

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温州民营企业的复工复产时间比浙江省其他城市相对晚了8~13天,但复工复产速度是最快的。2020年3月温州投资增长18.3%,增速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11.2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13.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温州企业韧性如此之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本部分通过对代表性企业的访谈,提炼刻画企业韧性的维度,然后根据访谈结果,提出企业韧性测度方法。

1. 代表性企业访谈

现有研究归纳了韧性的基本特征,为本文度量企业韧性提供了维度上的依据。为了进一步寻找度量企业韧性的指标,本文首先遴选温州民营企业中经历了多次危机事件冲击,仍能保持活力的代表性企业进行访谈。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成就很多优秀的企业。虽然疫情打乱了所有企业的步调和节奏,但是一些有活力的温州民营企业,例如福达合金、东蒙服饰、红蜻蜓集团等却交出了不一样的答卷。这些企业以坚强的韧性化解了压力并改善运营能力,愈挫愈强,甚至取得逆势增长的业绩。以下案例资料均为本研究团队一手访谈获得,

归纳后发现这些韧性很强的企业具有如下突出特征,并借鉴 Kantur 和 Iseri-Say(2015)^[4]的方法编制企业韧性量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冠疫情下优秀企业案例访谈结果及企业韧性量表编码

访谈企业	企业危机应对	企业韧性 条目编码	企业韧性 维度编码
福达合金	“我们不愁没订单,只要坚定发展信心,狠练发展内功,咬牙渡过难关,就能迎接新一轮的发展春天”。福达合金创建 26 年来,专注主业,只做“电器心脏”电接触材料产品。截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福达返岗员工 1200 多人,返岗率达到 100%,同时新增员工 20%,产能恢复 100%,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 10%	1. 在各种环境下能屹立不倒	稳定性(测度组织从不利条件中恢复的能力)
威欧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锁具行业的标杆企业,疫情下,公司针对困境调整发展战略:扩充工程部力量,把销售目标从线下代理转向工程项目,以地产 50 强作为联盟重点。仅仅 3 个多月,签下了多家地产工程项目,合计产值达 3 亿元,走出了业务急剧缩减的困境	2. 能成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季花园酒店	“危机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四季花园酒店蒋培红说。面对疫情,“此时必须迅速稳定现金流和节降成本。首先我们推动全员销售,其次保证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现金流,优化运营资金。我们会在每晚复盘经营情况,总结抗疫最佳实践,调整门店运营、外卖产品组合。从全面闭店、逐步开业到现在,餐饮消费还在缓慢回升中,为了避免失败,我们能坚持到最后”	3. 为避免失败能坚持到最后	
纽顿流体	“哪怕是逆市,我们依然能完成增长 30% 的目标。”浙江纽顿流体科技有限公司陈孙姆说,“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开工,向员工以及客户展示信心,用保质保量的产品打消客户的疑虑。”纽顿主营波纹管阀门,多款产品在精密度、安全性等指标上比国际标准高出两倍以上,近年来每年保持 30% 以上增速	4. 能坚定地实施战略方案	
东蒙服饰	“疫情之下,一罩难求,转产既是支援,也是自救”。东蒙服饰集团董事长池慧杰。基于对疫情判断,紧急投产口罩生产线,后因熔喷布短缺,早在 1 月中旬就风驰电掣般投入到口罩原材料研发,并牵头发起成立“温州服企口罩转产联盟”	5. 反应迅速	灵敏性(测度组织迅速行动的能力)
永固集团	“无论多难,可持续发展不能丢。”永固集团郑革说,“疫情期间我们以变求生”。对于紧急订单,遇到原材料实在无法供应的,企业就通过“改制”方式,在不影响产品原有性能的前提下,采用性能优于原本材料材料来替代。虽然增加了生产成本,但企业知道,特殊时期必须用特殊做法	6. 能开发替代方案	
田野中餐厅	“我们看到了宅经济机遇,从春节开始就全面备战线上业务”。田野中餐厅品牌创始人滕建卫说,“以 2~3 倍工资召回休假中的员工返岗,加班加点配送餐食,日均点单量同比增长 60% 以上”。另外,田野中还实施线上外卖“爆品战略”,研发团队打造全新菜品系列,提升配送速度,3 分钟打菜、3 分钟打包结算,6 分钟送出,30 分钟内送达顾客手中……这些自救举措不仅让田野中实现逆势增长,而且探索出新的增长点	7. 能采取灵活敏捷的行动	

续表 1

访谈企业	企业危机应对	企业韧性 条目编码	企业韧性 维度编码
德赛集团	“我们很快复工复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员工回来得多,回来得快”。德赛集团李刚说,“多年家园式企业文化的打造,让员工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奉献精神”。德赛从2020年2月22日复工起,半月恢复产能85%,3月中旬达到100%	8.能使员工团结一心	协同性(测度组织在面对不利环境时凝聚员工的能力)
红蜻蜓集团	“企业遇到困难,作为员工应当主动去承担责任”。红蜻蜓基建高级经理钱仍行说。2020年2月7日,公司发出《致员工信》,号召8000多名员工全员营销,老板带头,员工跟上,研发、财务、行政甚至数据工程师都加入进来。钱仍行说,“经过疫情的考验,我们真正感受到,往常的企业团建工作、对员工福利的重视,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9.能使所有员工听从指令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企业韧性的测度

(1)企业韧性的主观测度——企业韧性指数。根据表1中对民营企业访谈所提炼的企业韧性量表中的企业韧性维度和条目,构建企业韧性指数。对企业韧性量表的九个条目用李克特五点量表(Cristina等,2014)^[39]“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进行度量,分别赋值“5”“4”“3”“2”“1”。参考孙盼盼和夏杰长(2017)^[40],把企业韧性量表中的九个条目设置为相等权重,企业韧性指数取九个条目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企业韧性指数越大,企业韧性越强。为了使结果稳健,对各个维度采用多个条目进行分析。用温州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对所列维度和条目进行验证,用克隆巴哈信度系数来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企业韧性量表信度系数为0.935,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的KMO值为0.941,说明企业韧性量表的信效度通过检验。

(2)企业韧性的客观测度。为了保证企业韧性测度的稳健性,本文还从恢复时间和恢复水平两方面度量企业韧性。这是因为企业在遭受破坏性事件后对环境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Erol等,2010)^[41]。企业的恢复时间越短,企业韧性越强;企业实际的恢复水平越高,企业韧性越强。利用问卷数据,恢复时间用企业的复工时间度量,复工时间为2020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及以后,分别赋值0、1、2、3、4,复工时间的值越小,企业韧性越强。恢复水平用企业的复产水平度量,复产水平为未开工、20%以内、20%~40%、40%~60%、60%~80%、80%~100%、100%~120%、120%~140%、140%以上,分别赋值1、2、3、4、5、6、7、8,复产水平的值越大,企业韧性越强。之前构建的企业韧性指数主要基于企业对自我的主观评价,而恢复时间和恢复水平是企业韧性的客观度量,用三种变量来度量企业韧性,能够有效避免同源性偏差的问题。

四、疫情下温州民营企业的韧性概况

1. 调研数据介绍

为了测度疫情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企业韧性情况,研究团队联合温州市民营企业网上调研平台和温州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线上调查,同时依托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基层商会和市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线下企业家一对一定向调研。本调查于2020年3月12日上线,截至4月17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304份,问卷填写的对象为企业家本人和企业管理层,规上企业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此次调查对象涵盖了温州4个区、5个县和3个县级市,包括温州市五

大支柱产业,十大特色产业^①,以及外贸、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文体娱乐等。相比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②受疫情影响要大得多,这里主要关注疫情之下第二、三产业受到的影响和企业韧性状况。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都属于第二产业,都是工业企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占温州民营企业很大比重,这里用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来观察温州第二产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企业韧性状况;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是第三产业里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这里用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来观察温州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企业韧性状况;把去除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业的剩余行业归入其他行业。样本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描述

	分类	样本占比 (%)
是否规上企业	规模以上企业	40.3
	规模以下企业	59.7
行业分布	五大支柱产业	27.15
	十大特色产业	31.98
	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	12.88
	其他	27.99
员工规模(2019 年)	50 人以下	57.68
	100 人以下	74.92
	300 人以下	92.71
	300 人以上	7.29
企业资产规模(2019 年)	500 万元以下	50.84
	5000 万元以下	80.60
	5000 万元以上	19.40
营业收入(2019 年)	5000 万元以下	77.84
	1 亿元以下	86.50
	1 亿元以上	13.5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2 可见,参与问卷调查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对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2. 不同行业的企业韧性情况

本部分描述不同行业的企业韧性的概况。由于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窗口,因此本部分的分析结果也对全国民营企业有所借鉴。

利用温州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测度不同行业——规模以上、规模以下企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的企业韧性(用前述企业韧性指数、恢复水平和恢复时间三个指标度量)。根据问卷中题目“企业所属行业”(32 选项分别代表 32 个行业)的选项结果,对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所包括的行业,把企业归入其所属产业,并对各组的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① 参考温州党建“关于实施‘五一〇产业培育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网址:<http://www.wzj.gov.cn/system/2015/06/24/104490747.shtml>),支柱产业包括电气、鞋革、服装、汽摩配(新能源网联汽车)、泵阀共五个产业。特色产业包括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仪器仪表)、生命科学和食品、化工(化学纤维、新材料)、塑料制品及印刷制造、光学仪器及眼镜、文化用品及玩具制造、锁具制造、建材(模具)、金属制品(紧固件)共十个产业。

② 根据联合国通常的三大产业分类方法(网址:<https://baike.so.com/doc/4454162-4662703.html>)。

表3 不同行业企业韧性的描述性统计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规模以上规模以下韧性差异	支柱	特色	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	支柱特色韧性差异	支柱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差异	特色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差异
样本量	526	778		354	417	168			
企业韧性指数	4.02	3.74	-0.28***	3.84	3.85	3.72	0.01	-0.13**	-0.14**
恢复时间	1.60	2.14	0.53***	1.98	1.68	2.65	-0.31***	0.67***	0.97***
恢复水平	3.27	2.11	-1.15***	2.69	3.07	1.02	0.39***	-1.66***	-2.05***

注:均值差异使用t检验;***、**、*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3可见,规模以上企业的企业韧性明显强于规模以下企业,特色产业的企业韧性明显强于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企业韧性明显强于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这是因为,在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时,相比于规模以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较强的资源重组能力以及更容易获得政府政策帮扶,也能更好地利用政府政策,减少疫情对生产带来的损失,并发现新的盈利机会,化危为机,所以规模以上企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特色产业是以“特”制胜的产业,是依靠一个地区特有的资源、文化、技术、管理、环境、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形成的本地区特色的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相比于支柱产业更加依赖于政府扶持,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内生于市场,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所以特色产业的企业韧性比支柱产业强。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产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比较大,政府为了尽快控制疫情,避免人们接触性传染,明令禁止了当地聚餐及娱乐活动,复工复产存在很多困难,所以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产业的企业韧性比较弱。

3. 疫情下企业韧性对企业经营的长短期影响

利用温州的问卷调查数据,按企业韧性的三个指标(前述企业韧性指数、恢复时间和恢复水平)的均值将样本分为强弱两组,分别计算不同韧性企业在遭受疫情冲击时,企业经营活动受到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①。问卷中,疫情对民营企业长、短期影响的各个指标设置“非常严重”“严重”“一般”“轻微”“完全不受影响”表示程度的差别。根据李克特五点量表(Cristina等,2014)^[39]来计算得分,五种影响程度依次记5、4、3、2、1分,分别计算企业韧性不同组的指标均值,并且对各组的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疫情对不同韧性企业的长短期影响

企业韧性		企业韧性指数			恢复时间			恢复水平		
		韧性指数小	韧性指数大	影响差异	复工时间慢	复工时间快	影响差异	复产水平低	复产水平高	影响差异
样本量		603	701		812	492		589	715	
短期影响	现金流紧张,资金压力大	4.01	3.70	0.31***	4.06	3.48	0.58***	4.23	3.52	0.71***
	融资需求增加,融资难度大	3.64	3.31	0.32***	3.68	3.11	0.57***	3.85	3.14	0.70***
	停工造成资本浪费或成本损失	4.21	4.08	0.13***	4.29	3.90	0.39***	4.41	3.92	0.48***
	生产进度拖延,合同履行困难	3.75	3.73	0.02	3.84	3.59	0.25***	3.97	3.56	0.41***
	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订单减少	4.22	3.95	0.27***	4.24	3.82	0.42***	4.40	3.81	0.58***
	原料价格上涨,经营总成本上升	3.47	3.37	0.10*	3.53	3.23	0.30***	3.62	3.24	0.39***

① 为了得到刻画企业经营长、短期影响的较为统一且可操作的指标,调查问卷设置“现金流紧张、资金压力大”“融资需求增加、融资难度大”“停工造成资本浪费或成本损失”“生产进度拖延、合同履行困难”“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订单减少”“原料价格上涨、经营总成本上升”共六个指标来表示疫情对企业经营的短期影响。设置“上下游企业倒闭、产业链断裂”“市场链受挫(客户流失、订单流失)”“招工难、员工技能跟不上”“企业家心理压力大”共四个指标来表示疫情对企业经营的长期影响。

续表 4

影响		企业韧性指数			恢复时间			恢复水平		
		韧性指数小	韧性指数大	影响差异	复工时间慢	复工时间快	影响差异	复产水平低	复产水平高	影响差异
样本量		603	701		812	492		589	715	
长期影响	上下游企业倒闭,产业链断裂	3.57	3.36	0.21***	3.59	3.24	0.35***	3.69	3.27	0.42***
	市场链受挫(客户、订单流失)	4.09	3.79	0.29***	4.05	3.74	0.31***	4.19	3.72	0.48***
	招工难、员工技能跟不上	3.55	3.53	0.01	3.60	3.43	0.17***	3.65	3.45	0.21***
	企业家心理压力大	4.41	4.26	0.15***	4.43	4.17	0.27***	4.52	4.18	0.3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4 可见,疫情对韧性弱企业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均大于韧性强的企业,且差异显著。这是因为韧性强的企业,受到疫情冲击时反应迅速,能够灵活调整生产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究韧性强企业为何能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考察企业面对疫情当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未来的计划差异^①。问卷中,应对疫情企业当前采取的措施六个指标中,限选三项,企业选 1、2、3 项分别计为 1、2、3 分,企业未来计划指标的得分计算方法与当前应对措施相同。考察不同韧性企业面对疫情时当前和未来规划的不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韧性企业应对疫情的措施与计划

	企业韧性指数			恢复时间			恢复水平		
	韧性指数小	韧性指数大	差异	复工时间慢	复工时间快	差异	复产水平低	复产水平高	差异
样本量	603	701		812	492		589	715	
当前应对措施	2.25	2.43	-0.18***	2.32	2.39	-0.08*	2.30	2.38	-0.08**
未来计划	2.42	2.64	-0.22***	2.51	2.59	-0.07*	2.50	2.57	-0.0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5 可见,韧性强企业面对疫情时当前所采用的应对措施和未来的计划都显著强于韧性弱的企业。有备而无患,这使得有韧性的企业能够在疫情冲击下转危为安、化危为机。

五、什么影响了企业韧性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 变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韧性。采用前文所述的企业韧性指数、恢复时间和恢复水平度量企业韧性。

(2)解释变量:企业家韧性、政策帮扶。采用企业家韧性量表(Fatoki,2018)^[6]度量企业家韧性,包括 10 个题目:“您能适应市场环境的改变”“您能处理任何事情”“您会看到困难有利的一面”“您能面对压力更加坚强”“您能在遇到困难后恢复”“您能排除障碍实现目标”“您能在压力下保持专注”“您能不因失败而气馁”“您是坚强的人”“您能控制不愉快的感觉”。和企业韧性量表一样,所有题目都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得到企业家韧性量表信度系数为 0.940,具有较好的信度;KMO 值为 0.949,收敛效度较好。和企业韧性指数一样,企业家韧性指数取 10 个条目的简单算术

^① 调查问卷中,当前应对措施用“灵活用工、智能办公、线上办公”“调整销售策略、布局线上销售”“柔性化生产、转产医用品”“发现并且弥补供应链短板”“控制成本、降低预算”“其他”六个指标来表示。企业未来计划用“数字化/线上转型、优化业务模式”“使用新设备新技术、减少用工量”“延伸产业链、加快新产品新服务开发”“强化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加快战略布局、优化现金流管理”“组织员工培训、注重健康安全”“扩大海外业务”“其他”八个指标来表示。

平均值。企业的政策帮扶情况,用问卷中的问题“企业是否已经享受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的答案来度量。选择“已享受”和“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或办理相关手续”的企业赋值为1,选择“不了解享受政策的程序”“不符合享受条件”和“符合享受条件,但政策未落实”的企业赋值为0。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之间的异质性,需要考虑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负债、企业出口、企业年限、员工本地人比例。为了控制企业之间的异质性,需要考虑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负债、企业出口、企业年限、员工本地人比例。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资产”来度量,100万元以下、100万~500万元、500万~1000万元、1000万~5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1亿~10亿元、10亿元以上,分别赋值1、2、3、4、5、6、7;同样地,企业负债采用“企业负债率”来度量,企业出口采用“企业出口业务占总业务的比重”来度量,企业年限采用“企业持续经营的年限”来度量,员工本地人比例采用“企业员工中本地人的比例”来度量,并依次赋值。

各变量的定义如表6所示。

表6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企业韧性指数	$Er1$	企业韧性九个条目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恢复时间	$Er2$	复工时间为2020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及以后分别赋值0、1、2、3、4
恢复水平	$Er3$	复产水平为未开工、20%以内、20%~40%、40%~60%、60%~80%、80%~100%、100%~120%、120%~140%、140%以上分别赋值1、2、3、4、5、6、7、8
企业家韧性	$Eral$	企业家韧性10个条目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政策帮扶	$Policy$	根据“企业是否已经享受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的选项结果,选择“已享受”和“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或办理相关手续”的企业赋值为1,选择“不了解享受政策的程序”“不符合享受条件”和“符合享受条件,但政策未落实”的企业赋值为0
企业规模	$Asset$	企业资产为100万元以下、100~500万元、500~1000万元、1000~5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1~10亿元、10亿元以上,分别赋值1、2、3、4、5、6、7
企业负债	$Debt$	企业负债率为没有负债、20%以内、20%~40%、40%~60%、60%~80%、80%以上,分别赋值0、1、2、3、4、5
企业出口	$Export$	企业出口业务占总业务的比重为没有出口、20%以内、20%~40%、40%~60%、60%~80%、80%以上,分别赋值0、1、2、3、4、5
企业年限	Age	企业持续经营的年限为1年以内、1~5年、6~9年、10~19年、20~30年、30年以上,分别赋值1、2、3、4、5、6
员工本地人比例	$Native$	企业员工中本地人的比例为20%以下、20%~40%、40%~60%、60%~80%、80%~100%,分别赋值1、2、3、4、5
行业	$Industry\ Effect$	企业所属行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模型设定

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1),检验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

$$Er_i = \alpha_0 + \alpha_1 Eral_i + \alpha_2 Policy_i + \alpha_3 Asset_i + \alpha_4 Debt_i + \alpha_5 Export_i + \alpha_6 Age_i + \alpha_7 Native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韧性 Er ,以企业韧性指数、恢复时间和恢复水平三个变量来度量。解释变量 $Eral$ 表示企业家韧性,取企业家韧性量表10个题目的加权平均值;另一个解释变量 $Policy$ 表示政策帮扶。

在回归分析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虽然部分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基本上都在0.2以下,且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在1左右,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残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本文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的标准误。

3. 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根据问卷中题目“企业所属行业”(32选项分别代表

32个行业)的选项结果,可以确定每个企业所属行业。在控制行业效应后,企业家韧性、政府帮扶与企业韧性指数、恢复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恢复时间呈显著负相关。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如理论所述,企业内部因素企业家韧性越强,外部因素政府帮扶力度越大,企业的韧性也越强,企业越能够在疫情冲击下转为危机,与研究假设 H_1 和假设 H_2 一致。表7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

表7 基准回归——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

变量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1)	(2)	(3)
<i>Eral</i>	0.74*** (28.27)	-0.09* (-1.74)	0.20** (2.24)
<i>Policy</i>	0.07** (2.49)	-0.20*** (-3.92)	0.29*** (2.87)
<i>Asset</i>	0.05*** (5.83)	-0.13*** (-7.18)	0.30*** (8.05)
<i>Debt</i>	-0.08*** (-8.06)	0.05*** (3.02)	-0.13*** (-3.84)
<i>Export</i>	-0.03*** (-3.86)	-0.03* (-1.74)	0.04 (1.22)
<i>Age</i>	0.00 (0.18)	-0.03 (-1.20)	0.02 (0.45)
<i>Native</i>	0.02* (1.73)	-0.03* (-1.90)	0.06** (1.98)
C	0.86*** (7.28)	2.67*** (12.00)	0.90** (2.26)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304	1304	1304
调整 R ²	0.54	0.29	0.3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内生性处理。模型(1)可能存在由于变量缺失而引起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需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该工具变量应与企业家韧性、政府帮扶相关,与企业韧性不相关。根据问卷中题目“企业所属行业”(32选项分别代表32个行业)的选项结果,可以确定每个企业所属行业。借鉴高梦滔和毕岚岚(2009)^[42],采用各行业层面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与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单个企业的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与企业韧性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一个行业的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对企业韧性的关联性不大。此外,本文还通过 Difference J-stats 检验模型内生性, p 值拒绝了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外生性的假设,表明模型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内生性。通过 Cragg-Donald F-stat 检验弱工具变量问题,结果显示拒绝模型存在弱工具变量。为了提高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使用 2SLS 方法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表8的回归结果与表7基本一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得以一定程度上解决。

表8 工具变量检验——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

变量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1)	(2)	(3)
<i>Eral</i>	0.79*** (6.98)	0.22 (0.89)	0.87* (1.69)
<i>Policy</i>	0.58*** (3.72)	-0.88*** (-2.64)	1.28** (2.02)
<i>Asset</i>	-0.02 (-0.80)	-0.06 (-1.46)	0.13 (1.56)
<i>Debt</i>	-0.06*** (-4.90)	0.06** (2.45)	-0.10** (-2.30)
<i>Export</i>	-0.02** (-1.88)	-0.07*** (-4.71)	0.11*** (3.71)
<i>Age</i>	0.01 (0.94)	-0.04 (-1.49)	0.14** (2.56)
<i>Native</i>	0.01 (0.69)	-0.02 (-0.77)	0.02 (0.42)
C	0.57 (1.28)	1.79* (1.80)	-2.34 (-1.16)
N	1304	1304	1304
调整 R ²	0.38	0.03	0.08

续表 8

变量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1)	(2)	(1)	(2)	(1)	(2)
Difference J-stats (p)	0.00		0.07		0.08	
Cragg-Donald F-stat	25.85		18.91		18.9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稳健性检验。首先,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将本文控制变量依次加入企业韧性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中,对上述假设重新检验,结果稳健。其次,剔除经营年限在1年以内的企业样本。1年以内企业经营状况还不稳定,很难说明其具有韧性,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偏误,研究发现,剔除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六、进一步分析

1. 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分析

访谈中大多数企业表示,现金流压力是疫情下中小企业面临最大的困境。因此,本文猜测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能够增加企业韧性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内外部因素能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融得更多的资金,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了检验这个作用机制,在模型中加入融资约束与解释变量的交乘项。受数据所限,企业融资约束用问卷中的问题“企业账面现金余额能维持的生存时间”来衡量,对选项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及以上分别赋值1、2、3、4、5、6,即企业账面现金余额能维持生存时间越长,融资约束越小,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越强。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1)	(2)	(1)	(2)	(1)	(2)
<i>Eral</i>	0.43*** (11.85)	0.45*** (13.03)	0.01 (0.92)	0.01 (0.87)	0.15* (1.87)	0.19*** (2.61)
<i>Eral*Cash</i>	0.01*** (2.68)		0.00 (-1.37)		0.01** (2.00)	
<i>Policy</i>	0.03 (1.16)	-0.03 (-0.68)	0.02** (2.18)	0.03** (2.267)	0.01 (-0.19)	-0.18* (-1.77)
<i>Policy*Cash</i>		0.02* (1.83)		0.01* (-1.94)		0.06** (2.10)
<i>Asset</i>	0.02** (2.11)	0.03*** (2.85)	0.01** (2.43)	0.01** (2.47)	0.13*** (4.73)	0.13*** (4.93)
<i>Debt</i>	-0.02* (-1.67)	-0.03** (-2.19)	0.00 (-0.12)	0.00 (-0.27)	0.11*** (-3.82)	-0.11*** (-4.12)
<i>Export</i>	-0.01 (-1.21)	-0.01 (-1.12)	0.00 (0.42)	0.00 (0.52)	0.00 (-0.04)	0.00 (0.11)
<i>Age</i>	-0.03** (-2.10)	-0.03** (-2.19)	0.01 (1.29)	0.01 (1.29)	0.00 (0.08)	0.00 (0.13)
<i>Native</i>	0.00 (-0.38)	0.00 (-0.17)	0.01** (2.10)	0.01** (2.16)	0.02 (0.82)	0.02 (0.80)
C	2.44*** (14.61)	2.44*** (14.40)	0.86*** (10.08)	0.86*** (10.21)	3.07*** (9.15)	3.01*** (9.16)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701	701	492	492	715	715
调整 R ²	0.34	0.34	0.14	0.14	0.19	0.1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9 可见,与理论预期一致,影响企业韧性的内、外部因素企业家韧性和政策帮扶确实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增强企业韧性。访谈得知,面对疫情冲击,韧性强的企业家更有能力短时间内从多种渠道融得资金,例如向商业银行贷款、向小贷公司或私人贷款、向互联网金融贷款、股权融资(新增股东或原股东增资)、与借款方协商希望不要抽贷以及降低运营成本(例如裁员和降薪)等来缓解融资约束。问卷数据表明,减免中小企业房租、降低税率、缓缴或降低“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能够直接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种应对措施和未来计划得以实施,企业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显示出很强的企业韧性。

2. 分行业比较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

考虑到疫情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例如此次餐饮娱乐行业可能受到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分行业考察影响企业韧性的因素,以分辨内部(企业家)和外部(政策)因素对于不同行业企业韧性的重要性差异,以便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除了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行业,本文还考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情况。直觉上,能够形成一个地区特色产业的,应该与该产业拥有的特定人才(内部因素)关系相对较大;而对一个地区经济上形成支柱的产业,政府(外部因素)应该特别关注。表 10 显示了分行业考察影响企业韧性因素的检验结果。

表 10 企业韧性影响因素的分行业比较

变量	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			餐饮娱乐业		
	(1)	(2)	(3)	(1)	(2)	(3)	(1)	(2)	(3)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企业韧性指数	复工时间	复产水平
<i>Eral</i>	0.70*** (15.44)	-0.07 (-0.93)	0.22 (1.54)	0.64*** (11.25)	-0.16 (-1.45)	0.21 (1.20)	0.85*** (11.66)	-0.02 (-0.08)	-0.15 (-0.85)
<i>Policy</i>	0.05 (1.12)	-0.28*** (-3.63)	0.56*** (3.19)	0.10* (1.89)	-0.03 (-0.34)	0.12 (0.59)	-0.04 (-0.39)	0.01 (0.02)	0.06 (0.24)
<i>Asset</i>	0.06*** (3.80)	-0.11*** (-3.88)	0.28*** (4.24)	0.06*** (1.89)	-0.15*** (-4.10)	0.46*** (7.05)	0.03 (1.28)	0.13 (1.59)	0.22** (2.39)
<i>Debt</i>	-0.06*** (-3.99)	0.05* (1.79)	-0.10* (-1.74)	-0.07*** (-2.80)	0.03 (0.84)	-0.21*** (-3.38)	-0.11*** (-4.18)	-0.15** (-2.36)	-0.15** (-2.32)
<i>Export</i>	-0.04*** (-3.06)	-0.06*** (-2.75)	0.05 (1.21)	-0.01 (-0.89)	0.01 (0.27)	0.06 (1.26)	0.03 (0.40)	-0.10 (-0.68)	-0.05 (-0.29)
<i>Age</i>	-0.02 (-0.65)	-0.06 (-1.64)	0.13* (1.69)	0.00 (-0.03)	-0.06 (-1.51)	-0.13 (-1.62)	0.02 (0.77)	0.03 (0.22)	0.00 (0.04)
<i>Native</i>	0.05*** (2.93)	-0.07** (-2.58)	0.14*** (2.61)	0.02 (1.00)	0.00 (-0.09)	-0.03 (-0.47)	-0.03 (-1.21)	-0.12* (-1.86)	-0.18** (-2.57)
<i>C</i>	1.05 (4.59)	2.80*** (7.75)	0.73 (1.04)	1.00*** (4.35)	3.16*** (7.06)	1.01 (1.38)	0.53* (1.80)	1.24 (1.60)	2.15*** (2.85)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17	417	417	354	354	354	168	168	168
调整 R ²	0.59	0.20	0.26	0.45	0.20	0.30	0.55	0.03	0.0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10 可见,以企业韧性指数来度量企业韧性,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韧性形成的重要性因行业而异。与预期一致,企业内部因素即企业家本身的韧性对特色产业企业韧性的影响大于支柱产业,而政策帮扶只对支柱产业企业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究其原因,对地方而言,越是重要的行业(例如支柱产业),受到政府扶持力度越大,生产经营的地位越稳固,企业家韧性发挥的作用越小。而对于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例如餐饮娱乐业,政府为了尽快控制疫情,避免接触性传染,明

令禁止当地聚餐娱乐活动;对比之下,企业家们则需要灵活经营、改变销售方式和渠道、积极自救,所以,企业家韧性对企业韧性的正向影响大于政策帮扶。

再以复工时间、复产水平来度量企业韧性,从表 10 也可以观察不同行业的复工复产情况,这些结果也能提供有益参考。从表 10 可见,特色产业的复产复工受到政策帮扶的影响较大;支柱产业的复产复工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较大,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实现复产复工;餐饮娱乐业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大,复工复产难以实现,但是负债率低的企业会更容易恢复。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温州民营企业的复工复产却比其他地区要快。能够抵御历次冲击,成为中国民营经济长盛不衰的代表性城市并非偶然。本文选择温州作为深入调研城市,归纳出中国民营企业保持活力的一个尚未充分研究但却非常重要的抗压特质——韧性。

本文通过疫情这一外生冲击,排除企业基本面的内生性,构建了企业韧性指数,验证了疫情之下民营企业韧性的重要作用并研究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企业韧性可以从稳定性、灵敏性和协同性三个维度的九大特征来刻画,据此构建的企业韧性指数具有可靠性和广泛适用性。(2)温州民营企业的整体韧性比较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的韧性比规模以下企业强,特色产业的韧性比支柱产业强,支柱产业的韧性比餐饮住宿和文体娱乐产业强。(3)韧性强的企业受疫情的长短期影响都比较小,也采取了更多应对措施和更严密的未来规划。(4)企业内外部两个因素均会影响企业韧性——企业家本身的韧性和政策帮扶,进一步发现这些因素是通过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增强了企业韧性;增强企业韧性的措施会因不同行业而异。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增强企业家韧性,发挥企业家韧性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1) 提交企业家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敏感度,增强企业家的应变能力。应对危机,企业家应调整好心态,依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包括企业自身的免疫能力、企业自救的能力,以及企业应对危机快速调整应变的能力。民营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市场把握能力,顺应发展大势,在危机中寻求新机,在变局中开辟新局,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积极融入新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2) 提高企业家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企业家的承压能力。调研显示,90.34%的企业家在疫情期间感受到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心理压力,可见当前民营企业家普遍焦虑。在当前新冠疫情与人类长期共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承压背景下,要及时解除企业家的思想疑虑,树立政治自信和发展自强观念。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唯有不断增强承压能力才能缓解焦虑情绪,唯有自身强大才能抵御外部风险,成长为韧性企业。

(3) 实施民营企业家培育工程,提高企业家素质。具有高知识和高技能的企业家通过自身潜在的素质往往能够影响企业的绩效,而本文调研的 1304 位温州民营企业家平均学历不高,而且一半以上企业家没有接受过在职教育或系统性培训。例如让民营企业家了解金融基础知识和实务操作对于民营企业家充分利用当地的金融资源,缓解当前现金流压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变能力、承压能力和恢复能力是决定企业家韧性的重要特质,通过培育工程增强企业家韧性,进而达到增强企业韧性的目的。

(4) 开展法制环境护航,关爱企业家健康成长。一要给予社会地位,以礼遇尊荣锻造企业家韧性,推广“民营企业家节”,制定地方民营企业促进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制度法规,引导全社会像尊重科学家那样尊重企业家;二要更加包容审慎,推广“涉企柔性执法”,实现由监管执法向服务型执法转变;三建立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制度,在突发紧急事件下适时介入,防止企业家因危机处置不当而引发严重的企业危机乃至社会稳定,最大限度保障企业家经营和财产安全。

2. 提升政策帮扶效率,确保惠企政策尽可能多地覆盖民营企业

(1) 强化涉企服务,政策制定“量体裁衣”。政府在保证规模以上企业稳定运转、优先复产复工后,应该关注规模以下企业的经营情况,特别地针对规模以下企业实施一些优惠政策来减少规模以下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如减免租房、税收、小微企业贷款绿色通道等,帮助规模以下企业转为危机。对于地方特色产业而言,企业家本身是否具有坚强的韧性对于企业韧性的形成非常重要,而政策帮扶对于这些特色产业的复产复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地方支柱产业而言,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政策帮扶,所以政府应下大气力关注地方支柱产业的企业韧性。此外,对于受疫情影响很大的餐饮娱乐业,控制其负债率将大大增强这些特定行业的企业韧性,更快实现复工复产。

(2) 推广惠企政策“直通车”,提升政策落地效率。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调研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享受了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一半左右的民营企业不符合或者不了解相关金融扶持政策,因此,需加大纾困政策宣传力度,简化申请程序。推广惠企政策“直通车”做法,集中开展政策大起底、大清理行动,依托政务服务网开展政策兑现,做到及时兑现、全域兑现、掌上兑现。

(3) 增加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供给,完善融资增信支持体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内外部因素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企业韧性。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短期内带来的主要影响是直接成本增加,现金流短缺,建议金融机构不盲目抽贷压贷,建立帮扶白名单,主要针对出现融资问题和受贸易战影响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帮扶;建议发挥好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发挥特殊时期政策性融资的增信作用,发挥结构调节功能,重点支持那些对稳就业贡献较大的劳动密集型民营小微企业。

(4) 加强民营企业动态常规监控,提升政策帮扶效率,激活民营企业韧性基因。首先,建立区域民营企业发展指数,包括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发展指数、各行业发展指数,全面掌握产品、融资、用工、销售等基础信息,为制定分类帮扶政策提供依据;其次,加强对企业韧性动态评估和诊断,据此发现不同阶段企业经营中的困境掣肘,根据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经营特点制定相应方案与对策。

参考文献

- [1]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 Systematics, 1973, (4): 1 - 23.
- [2] Gilberto, C. G. Linkag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 (3): 293 - 303.
- [3] Vogus, T. J. and K. M. Sutcliff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wards a Theory and Research Agenda[J]. IEEE Int. Conf.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2007, (10): 3418 - 3422.
- [4] Kantur, D. and A. Iseri-Say.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 Sca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 Finance, 2015, 4, (3): 456 - 472.
- [5] Branicki, L. J., B. Sullivan-Taylor, and S. R. Livschitz. How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Generates Resilient S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8, 24, (7): 1244 - 1263.
- [6] Fatoki, O.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on the Succes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South Afric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 1 - 12.
- [7] Gordon, J. E. Structures[M]. UK: Penguin Books, 1978.
- [8] Godschalk, R. D. Urban Hazard Mitigation: Creating Resilient Cities[J]. Natural Hazards Review, 2003, (4): 136 - 143.
- [9] Butler, D. L., A. L. Morland, and A. G. Leski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Terrorism[J].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2007, (1): 400 - 417.
- [10] Luthar, S. S., D. Cicchetti, and B. Becker.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2000, 71, (3): 543 - 562.
- [11] Rudzinski, K., P. McDonough, R. Gartner et al. Is there Room for Resilience? A Scoping Review and Critique of Substance Use Literature and Its Uti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J].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Prevention & Policy, 2017, 12, (1): 41.
- [12] Coetzee, C., D. V. Niekerk, and E. Raju.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Finding Common Grounds for

- Risk Reduction[J].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2016,25,(2):196-211.
- [13]王永贵,高佳.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J].北京:经济管理,2020,(5):5-17.
- [14]Buang,N. A. Entrepreneurship—Born,Made and Educated[J]. In *Tech*,2012,(3):317-336.
- [15]Raquel,S. and P. Raul, Definition of A Framework to Support Strategic Decisions to Improve Enterprise Resilience [J]. *Manufacturing Modell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2013,(6):700-705.
- [16]Raquel,S. and P. Raul, Enterprise Resilience Assessment—A Quantitative Approach[J]. *Sustainability*,2019,(11):1-13.
- [17]Rick,E. Strategic Resistance for Sustaining Enterprise Relevance: A Paradigm for Sustainable Enterprise Excellence, Resilience and Robustnes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2015,64,(3):318-333.
- [18]Hassan,A. H. M. and G. Galal. A Business Enterprise Resilience Model to Address Strategic Disruptions,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J].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2018,4,(1):15-34.
- [19]Fran,H. N., P. S. Susan, P. Betty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8,(41):127-150.
- [20]Andres,B. and R. Poler. Enhancing Enterprise Resilience Through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J]. *IFAC Proceedings Volumes*, 2013,7,(1):688-693.
- [21]Branco,J. M. P., F. A. F. Ferreira, I. Meidut ė-Kavaliauskienė et al. Analysing Determinan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Resilience Using Fuzzy Cognitive Mapping[J]. *Journal of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2019,(26):252-264.
- [22]邢源源,陶怡然,李广宇.威廉·鲍莫尔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贡献[J].北京:经济学动态,2017,(5):151-158.
- [23]李新春,王珺,丘海雄,张书军.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综述[J].北京:经济研究,2002,(1):89-92.
- [24]Branzei,O. and S. Abdelnour. 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 Enterprise Resilience Under Terro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41,(5):804-825.
- [25]Chimucheka,T.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rvival of Small, Micro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MES) [J].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4,(2):157-168.
- [26]王林,杨勇,王琳,赵杨.管理者韧性对企业一员工共同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J].武汉:管理学报,2019,(6):857-866.
- [27]何德旭,郑联盛.金融危机:演进、冲击与政府应对[J].北京:世界经济,2009,(9):82-96.
- [28]Bevaola,K., A. Quamrul, and S. Kamal, Resource Capabil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in Managing Disaster[J].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2010,19,(4):438-451.
- [29]Han,Z., X. Hu, and J. M. Nigg. How Does Disaster Relief Works Affect th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A Study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 *Risk, Hazards&Crisis in Public Policy*,2011,2,(4):1-20.
- [30]Nadia,B., B. M. Mounir, and F. Rochdi. Natural Disaster, Government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High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9,10,(2):695-710.
- [31]Abiad,A., J. Bluedorn, J. Guajardo, and P. Topalova. The Rising Resilience of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J]. *World Development*,2015,72,(8):1-26.
- [32]Nguyen,N. T. and W. Wongsuraw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Vietnam[J]. *J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2012,(1):1-13.
- [33]Pathak,S. and M. Ahmad. Role of Government in Flood Disaster Recovery for SMEs in Pathumthani Province [J]. *Thailand, Natural Hazards*,2018,(5):1-10.
- [34]姚晶晶,鞠冬,张建君.企业是否会近墨者黑:企业规模、政府重要性与企业政治行为[J].北京:管理世界,2015,(7):98-108.
- [35]王少华,刘小梅.审计质量、企业负债与投资效率[J].武汉:财会月刊,2019,(2):121-130.
- [36]李兵,岳云嵩 陈婷.出口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J].北京:世界经济,2016,(12):72-94.
- [37]于娇,逮宇铎,刘海洋.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概率:一个经验研究[J].北京:世界经济,2015,(4):25-49.
- [38]苑德宇,李德刚,宋小宁.产业集聚、企业年龄与政府补贴[J].北京:财贸经济,2018,(9):39-56.
- [39]Cristina,K. W., H. M. Marcelo, A. P. de M. Maria et al. The Five-point Likert Scale for Dyspnea Can Properly Assess The Degree of Pulmonary Congestion and Predict Adverse Events in Heart Failure Outpatients[J]. *Clinics*,2014,69,(5):341-346.
- [40]孙盼盼,夏杰长.旅游产业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量化探索与空间效应——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J].北京:经济管理,2017,(6):147-161.
- [41]Erol,O., D. Henry, B. Sauser et al. Perspectives on Measuring Enterprise Resilience[R]. Working Paper,2010.
- [42]高梦滔,毕岚岚.村干部知识化与年轻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北京:管理世界,2009,(7):77-92.

Study on Resilience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LU Rong^{1,2}, XU Long-bing¹, YE Xi-xi¹, HAI Ting-ting¹

(1.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pidemic,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suffered an unprecedented shock. The private economy is more vulnerabl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than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lthough the epidemic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ivate economy, why some enterprises can turn the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In this paper, resilience is proposed—a stress-resist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vitality. Resilience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to help enterprises recover from shock, and it is crucial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owever, how should resilience be measured? How are the resilience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resili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What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that can enable individual enterprise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to recover quickly? Through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epidemic, endogeneity of enterprise fundamentals are exclud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measure the resilie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irst problem to be solved is the measurement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Wenzhou, a representative city of Chinese private economy, is selected to summarize the dimensions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through interviews. To accurately measure enterprise resil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exogenous shock events so as to remove the disturbance of endogenous factors to the maximum extent. The epidemic that has just occurred is completely exogenous to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It is appropriate to take the data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during the crown epidemic as a sample. Then using the idea of Kantur and Iseri-Say (2015) for reference,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is improved. Enterprise resilience can be characterized from the n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stability, sensitivity and synergy. Then the enterprise resilience index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has reliability and wide applicability.

Investigates are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resilie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realize the influences of the epidemic. Our team cooperated with Wenzhou Private Enterprises Online Research Platform and Wenzhou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carry out online survey.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Wenzhou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the municipal trade association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of Wenzhou to carry out one-to-one directional survey of offline entrepreneurs. The investigates covers four districts, five counties and three county-level cities in Wenzhou, including five pillar industries and ten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 total of 1304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resilience of Wenzhou private enterprises is relatively strong,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above the designated level is stronger than that under the designated level, the resilience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s stronger than pillar industries, and the resilience of pillar industries is stronger than catering, accommod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2) Resilient enterprises are les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also taking more response measures and making more rigorous future plans.

Empirical research proves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an enterprise can affect enterprise resilience—th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nd policy support.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is crucial to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entrepreneurs to mak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d market identification of resilient firms. Policy sup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precise economic recovery decisions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abo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can enhance enterprise resilience by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measures taken to enhance resilience vary from industry to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giv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way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private economic system in future.

Key Words: COVID-19; private enterprises; enterprise resilience

JEL Classification: H12, P42

DOI:10.19616/j.cnki.bmj.2021.08.004

(责任编辑:刘建丽)